

十余年创作朗诵40多首革命题材诗歌 王余昌用声音塑造英烈形象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核心提示

“长歌慷慨，是灌顶醍醐；韶华易逝，唯戏不落。让我的声音能走进灵魂，让我的故事能震撼心灵，我是传颂者王余昌。”11月8日，在“南海潮头又春风”——2019第二十届深圳读书月经典诗文朗诵会上，伴随着这样的画外音，一身戎装的王余昌走上舞台，慷慨激昂地朗诵起来……

王余昌，69岁，原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十几年来，他以革命英烈事迹为主线创作诗歌，到全国各地朗诵表演，用声音塑造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者形象，尤以平凡而伟大的战士居多。他的诗朗诵，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一道风景线。



王余昌在舞台上朗诵。(王余昌供图)

没当过兵，却是知名“老战士”

《今夜星光灿烂》是王余昌创作的第一首诗歌，也是参加演出朗诵最多的节目，社会反响强烈，网络视频点击量已逾千万次。

记者了解到，这首诗创作的起因是王余昌见到一位部队的老首长，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问他家在哪儿及家人的名字，他说不出，但若问他早年参军时班长的名字、在某次战役中哪位战友牺牲了，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革命的印记已经刻在了他的生命里。王余昌很感动，他综合自己了解的一些革命史料，在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结合的原则下，创作了这首诗。

诗歌讲述了一个老兵晚年追忆到，1949年9月30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站岗值勤时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这使他想起此前解放天津的时候，他们班开过一个会，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我军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并与战友们约定“打

这仗谁都不许死，等胜利了，咱们好一块儿进北平见毛主席”，可这仗打下来以后，全班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深情地面向苍天对战士们说，他是代表全班在天安门广场站岗值勤，明天咱们全班一起迎来新中国的第一个早晨。

王余昌的朗诵声情并茂，这情既来自内心，也来自表演功底。生活化的吐字、细腻的表演，使他的节目成为朗诵界一绝。他站在舞台上，仿佛就置身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用浑厚的发音、有张力的表演和富于感召力的传递，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战火中的青春。

王余昌没有当过兵，但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却在他脑海里顶天立地，更是一个积淀在心底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说，多少战士为祖国、为人民九泉含笑，今天祖国脚步铿锵，人民生活幸福，但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是鲜红的颜色。

舞台上的“多面手”，独爱上诗朗诵

1968年秋，16岁的王余昌下乡到新民，年底参加了县里举办的文艺会演。他被县文工团看中，次年4月便被调入县文工团。他以说快板书为主，还唱歌、跳舞、吹笙，什么节目缺人，他随时替补顶上。

不知不觉，9年的光景过去了。1977年秋，王余昌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话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其主要叙述手段为演员在台上无伴奏的对白或独白。这个职业，这样的表演方式，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王余昌爱上了诗朗诵并一发而不可收。

退休后，王余昌索性钻研诗歌的创作和朗诵。截至目前已创作出《今夜星光灿烂》《鲜花盛开的坟茔》《旗帜》《丰碑颂》《一颗没有射出的子弹》《英雄本色》《山谷的回声》《猪肉炖粉条儿》等40多首诗歌，共计4万多字。这些诗歌，实践了小中见大、大中藏小的辩证艺术思维。每年，他要奔赴全国各地演出三四十场；每首诗歌，他都要全情投入地朗诵五六分钟。

忘我的付出总会有甘甜的收获。2015年11月，王余昌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四届“夏青杯”朗诵大赛朗诵成人组一等奖。

家住烈士陵园旁，多半作品在这儿构思

王余昌的家就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附近，他每天都要到那儿走一走、转一转。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哪儿获得灵感构思出来的。

今年清明节前夕，王余昌在陵园的烈士纪念馆看到一锈迹斑斑的“上海”牌金笔，笔帽套在笔杆上，14K金的笔尖还透亮。他端详着这支笔，泪水夺眶而出，这是哪位烈士留下的遗物呢？他牺牲时正在写着什么？

那些天他就像丢了魂儿似的夜难成寐，食不甘味了，每每想起这支钢笔，就会陷入沉思……

恍惚之中，王余昌似乎看见那支钢笔的主人迎面走来——战士是那么的年轻，是个连20岁都不到的小伙子，部队的战地记者。那名战士对他讲：“战争真的很残酷，眨眼间就会阴阳两隔，他说他想念家、想娘、想吃家乡的小鱼儿炖豆腐。他说他不怕死，就

怕被人忘记……”战士就像是当年他邻居家的小哥哥，那么鲜活地和他唠着嗑儿。

创作中，王余昌就是战士、战士就是他……当写下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此生无悔入华夏，若有来世，我的户口还落在咱们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泪流满面，失声痛哭……

王余昌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王余昌与兄弟姐妹9人也都是共产党

员，这是他今生感到最为荣耀的事。“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奉献、意味着牺牲、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为了人民的利益宁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王余昌说。

王余昌所创作的都是歌颂革命英烈的主旋律题材作品，他的朗诵总是饱含深情，浸润着听众的心灵。他告诉记者，他的余生会这样一如既往地走下去。

文化七日谈 WENHUA

“养”大文化品牌需要定力

高爽

几天前，去盘锦大洼区荣兴街道采访。这里以“稻作人家”为名的民宿搞得不错，更让我产生兴趣的是，街道办了一座“荣兴博物馆”，在介绍荣兴历史文化的窗口。小镇办“大”博物馆，这是挺难得的一件事。

为啥想到办博物馆？街道党工委书记高贺坤说，最初的想法是建一座民俗展示馆，因为荣兴有大量的朝鲜族居民，民族特色比较鲜明。设计稿都已经完成了，可后来，地域文化不止是民俗文化这一项，而是包括了稻作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河海文化等在内的丰富内容，对地域历史文化的梳理和打磨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原有的规划就这样改变了。

听起来只是展示内容的改变，仔细想来差别可就大了。全国各地的旅游景区里都有民俗展示的项目，有各种收费的展示活动，有特色商品的出售，只要下力气宣传提高人气，未来的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但是改成公益性质的博物馆，展示一个相对宏大，甚至还对参观者的历史文化知识有一定“门槛”要求的辽河口文化，短时间内别说效益，可能连效果都无法预测。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要抑制多大的追求GDP的冲动才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呢？

可以说，街道建博物馆是一种远见。因为今天的荣兴发展得不错，由老民居改建成的民俗与博物馆相辅相成，形成了集文化展示与生活体验、旅游住宿餐饮于一体的“轻博物馆”新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者，算是初步实现了文化对产业发展的赋能。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结果论。短期内能够见效，离不开国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离不开管理者的精心谋划和有效工作，离不开众多文化专家和商家的支持。但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总是常在，如果没有这么顺利，如果年底的统计数字没有那么好看，还该不该、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文化产业发展中“跑偏”的例子，文旅商一体化的项目，弄着弄着就变成了“商旅文”，到最后甚至没有了“文”。所以，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文化的自信和发展定力更为重要。

文化是需要“养”的。著名建筑师崔恺讲过一个观点，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在做建筑设计之前，应该先做文化建设工作，唤起当地群众儿时的记忆，唤起他们对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基因的自豪感，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把这些文化特质和今天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建筑师的设计才能既有特点，又让当地群众认可和利用起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有这样的思路，小镇建起的博物馆，唤起了当地群众的文化自觉，也让外来人认识到这里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产业规划，才会有放矢的和别具一格的。

读过一篇企业建设品牌的经验文章，其中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自身有定力的品牌才可能拥有锁定客户的力量。品牌不是一场场以胜利为目的的战役，而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关系。日复一日地按照原则行事，从来不偏离自己的战略目标，要比一时的哗众取宠更加有助于在客户心目中留下清晰而稳定的形象。”文化品牌的建设更是如此。

冯玉萍作品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11月5日，“走进清华——当代评剧名家冯玉萍作品展演系列活动”之“评剧的魅力——冯玉萍作品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仲呈祥、王文章、毛时安等评论家围绕冯玉萍的艺术风格进行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沈阳评剧值得关注。冯玉萍不仅获得了中国评剧首个梅花大奖，更以其对人物深度的内心体验与激情饱满的演唱完美融合，塑造了评剧舞台上令人难忘的经典人物形象。近期，冯玉萍在其导演的剧目中开拓出新，尝试跨剧种实验，体现了评剧名家的责任与担当。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冯派艺术”有传承，有代表作品。《疙瘩屯》《风流寡妇》《我那呼兰河》中的三个女性形象奠定了冯玉萍鲜明的表演风格。后期作品《孝庄长歌》和《秋月》有更大的开拓突破，在历史深度和精神高度上都有新的表现。

冯玉萍表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守正铸魂——守评剧艺术之正，守花派艺术之正，以求达到更高的精神高度，为观众奉献出最好的艺术作品。继大型原创历史评剧《孝庄长歌》在清华大学演出后，冯玉萍收徒仪式、原创评腔音乐剧《牵·纤手》和评剧《秋月》也先后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

大连话剧团原创话剧《大码头》巡演40余场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当抗日志士的“小渔船”无惧地撞向敌人的“铁甲船”，当演员慷慨激昂地朗诵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当象征精神的火焰熊熊燃起，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两年来，大连话剧团原创话剧《大码头》先后在辽宁、吉林、山东等地巡演40余场。近日，《大码头》再获殊荣，荣获第十五届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大码头》是一部反映大连历史文化现实题材作品。由著名编剧黑纪文根据作家徐铎所著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王晓鹰担任总导演。大连港是近代亚洲乃至世界著名

的港口，《大码头》描述了从日俄战争时期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几十年间，生活在大连港码头上的孔家兄弟走向不同人生道路的故事，反映了在殖民统治重压下，大连人民奋起抵抗的历史。

《大码头》结合大连地域特色，将小人物的命运与剧烈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交融在一起。以小人物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的沧桑巨变。该剧用写实手法展现生活环境，通过描述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城市风貌、人物性情、生活习俗以及吕剧、山东快书等地方艺术形式的运用，增强地域文化色彩，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使写实的抗战题材话剧走向写意的诗化风格。

沈阳有个“奶奶芭蕾舞团”

本报记者 赵乃林

11月12日11时，在沈阳举办的2020年全国中老年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暨文艺百团大赛选拔赛赛场上，沈阳凤霞艺术团奶奶级演员们登上舞台，演出芭蕾舞《我的祖国》。轻盈踮起的脚尖、健康的背部线条、精致缩起的发髻、优雅曼妙的舞蹈动作，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作为中国首个老年芭蕾舞团，这个“奶奶芭蕾舞团”创建至今已有11年了。据61岁的团长王凤霞介绍，她从小在部队文工团长大，曾有短暂的机会跳过舞蹈，但一直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2004年，她终于得以从工作中抽出身来，因为一直怀有舞蹈梦，就开始学习和进修芭蕾舞。2008年1月，她成立了凤霞艺术团。起初，队伍里只有12人，发展至今已35人，人员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人员。其中，年龄最大的队员69岁，年龄最小

的队员54岁，平均年龄60岁。

芭蕾舞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演员表演时以脚尖点地，故又称脚尖舞。虽然芭蕾舞优雅美丽，但其练习的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没有几十年的基本功练习，普通人很难完成。团里的成员都是在退休之后开始练习，学习芭蕾舞均为零基础。王凤霞说，芭蕾舞的很多基本功都需要从小开始练习。这些老年人受到骨骼和身体状况等方面的影响，要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汗水。王凤霞告诉记者：“练芭蕾舞需要练习脚踝和膝盖，这样才能穿上芭蕾舞鞋。我们有的人腿不太好，有的人腰不太好，在训练中水平不一，但是大家都在坚持，一点点地去练习。有人在家里训练时，将50斤大米放在腿上压，要真正把腿压开、压直。”

65岁的魏玉芝之前跳广场舞，学

跳芭蕾舞之初家里人都不赞成，每次练完都浑身是汗、衣服湿透，为此她有过犹豫。但练过一段时间后，邻里们都称赞她的体态和举止有了变化，这让她坚定了学习的信心。现在，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她告诉记者：“生活上特别充实，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觉得退休之后的时间没有荒废。”谈到跳芭蕾舞给自己带来的变化，63岁的李宾伏说，没接触芭蕾舞之前，每年换季的时候她基本都要去医院住一个星期左右。跳芭蕾舞之后，体质明显增强，很少因为换季再进医院。“芭蕾舞还愉悦了我的心情，为老年生活增加了新的元素。我以前不会做细致的针线活，现在大家一起做舞蹈服装，我也学会了做服装，让我显得更年轻、气质越来越好。”

王凤霞介绍，多年来，艺术团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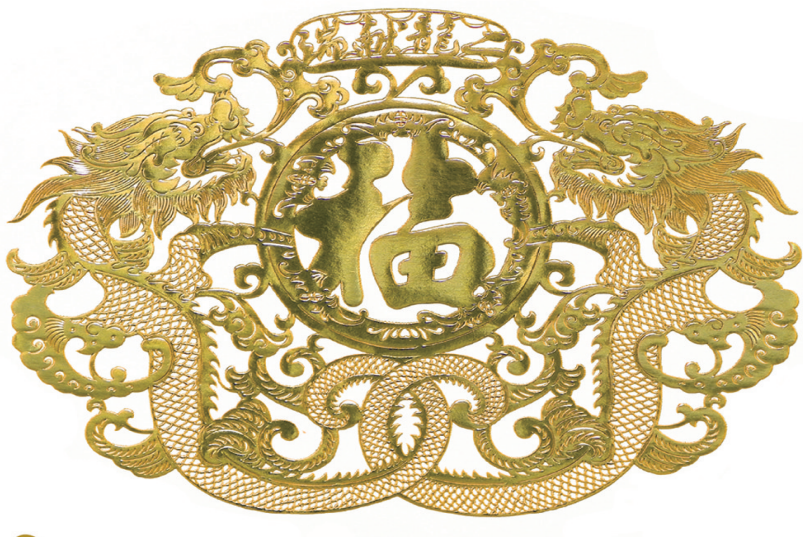
持每周上1次课，排练3次的节奏。每周五上午，艺术团都会到沈阳市群众艺术馆上课，每周有3次到和平区文化馆、区社区学院训练。每年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演出七八十场。11年来，团队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比赛和展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并多次被央视及多家省级电视台邀请参与节目录制，还参加了沈阳浑河之夏文化艺术季等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凤霞艺术团带着芭蕾舞梦想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第三届国际中老年艺术节比赛，荣获牡丹金奖、最佳创作奖、舞台风采奖三个奖项。

现在，王凤霞的生活轨迹就是“练功—讲课—演出”，她自信地说：“人生一定要有梦想，我和我的团队就是不老的红舞鞋，我们会坚持芭蕾舞的梦想，直到跳不动的那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金龙飞舞 华夏得福